宝鸡日报
2021年1月13日
庚子年十二月初一
总第131期
5版
文学周刊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铜川

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

◎孙 阳

孙阳：1991年生于陕西铜川，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有文字见于《中国报告文学》《延河》《南方文学》《美文》等刊物。有小说入选年度选本。曾获"陕西青年文学之星"荣誉称号、首届铜川文学奖。

卖白菜的

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这是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开篇的第一句。

同样，在这仲冬时节，为铜川这座小城破晓的，也不是日头，而是头顶白霜蹬着三轮卖菜的男人喊出的第一句清脆有力的吆喝声。卖菜的男人精瘦、个矮，干巴巴的身体包裹在宽大、脏污的军大衣里，戴着深绿色的耳套和灰黑色的围巾，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一样，一辆会叫喊的三轮车。

男人蹬着三轮，吃力地爬着大坡，车子发出哼哼哧哧的响声，七八个减速带和小台阶，使车子和车里的白菜一同蹦跳起来。车子停到小区门口，男人从车座底下抽出一张纸板，上边写有大字：自家白菜，新鲜无害！他把纸板立到地上，斜靠住车轮，自己又坐回车上，裹紧大衣，歪着头望向小区里，不时吸溜下鼻涕，用手背揩掉，再用手掌搓了一阵儿，扯开嗓子喊：新鲜大白菜——真正无公害——过一阵儿，又继续喊着。湿漉漉的喊声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湿漉漉地传进了居民的耳朵里。

"卖白菜的，多钱一斤？"一个声音从大门里传了出来，紧接着就闪现一个身穿睡衣满眼惺忪的女人。"六毛五，要得多了还能便宜！你要多少？"卖菜的男人从大衣里抽出手，甩开衣襟，一个转身从车上跨了下来。"你要能便宜，我就多要。"女人说。"那没问题，你要得多肯定便宜嘛。"男人说。

买菜的女人还是嫌贵，从总价上一毛一毛往下压。他们的声音，仿佛是这黎明前唯一的喧闹。卖菜的男人给抹去了零头，无奈又自我调侃地说笑，不磨嘴皮子了，还没咋喊哩，嘴唇干得都快要裂开了，更何况是开张生意，讨个好彩头，这四个白菜挣不挣钱不打紧！说着就另取一个大袋子套上了，双层袋子双保险，也好提回去。

买菜的女人先要去给孩子买早餐，随后回来拿。卖菜的男人裹紧衣襟，又回到了车座上。一根烟的工夫，女人便提着早餐走上了大坡，右手搓了搓耳朵，扭着身子，笑着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多加两块钱，你给我把菜提到电梯口。"卖菜的男人有些犹豫，说："你看我这满满一车白菜，没人给我看着啊，给你送上去，要是车里的丢上几个，我可就亏大了。""这你放心，我找人帮你看着。"买菜的女人说着就跑到隔壁商店里去了。转眼间，走出来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是买菜的女人的朋友。卖菜的男人一看是熟人，经常在这儿摆摊，都熟悉，于是收了钱，咧嘴笑着抡起袋子。买菜的女人前头走着，一边和打照面的熟人聊菜价，一边指着最头处的单元楼，让卖菜的男人先去放到电梯口。

等卖菜的男人回来时，旁边已经摆出了两个摊子，一个是卖萝卜的，另一个是卖梨的。他们在这小区门口守了好些日子，没有人在意，只有那两个干瘪的保安，耷拉着帽子，歪着脑袋，时常会双手插兜，带着执法者的骄横和傲慢，走过来，给他们强调啥叫摆摊规矩。

没过多久他们便坐到一块聊开了。卖白菜的从萝卜车上拿了一根，双手搓掉泥迹，又在大衣上蹭了蹭，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吃了起来。卖萝卜的笑着说："你吃我一个萝卜，我今天又要赔钱了。""小伙子，甭害怕！"卖白菜的一边吸溜鼻涕，一边吃着萝卜说，"下午走的时候，给你留两个白菜。"卖梨的赶忙插嘴："白菜帮硬邦邦，白萝卜吃起来辣哇哇，尝我的梨，让你们知道啥叫脆甜！"说着就取出三个梨。三个人吃着梨，哗哗笑开了。

不一会儿，天边就泛起了点点白光，来来往往的人也多了，私家车、摩托车、自行车，上班的、上学的、送孩子的，马路对面一排早点摊，早已弥漫着热乎乎的白气，各自的摊位就摆在各自的位置上，不存在抢占。包子、油条、胡辣汤、豆腐脑，各样式的吃食，飘散着浓浓的香味儿，人车杂沓，叫叫嚷嚷。被白气笼罩的小城，显得虚幻、紧凑。似乎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都在梦境里飘着，飘在人间烟火的生息里，飘在了陈事苍茫的记忆里，迟迟不愿醒来。

卖花椒的

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似乎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或洋洋洒洒或静悄悄，总带着人们的期盼，有了雪才算是真正入了冬。

今年渭北高原的雪，比往年来得更早了些天，刚入冬，便已经下了几场像样的雪了，厚厚的积雪漫过了冬青树的脚踝。天气愈发冷了，让人从心底尝到了寒冬腊月的滋味儿。雪水充足，庄稼人心里踏实，也许丰年就有了指望。

大雪飘过屋檐，遮住青山，笼罩层林，覆盖原野。但无论怎样，乡下的冬天是清闲的。生一炉子炭火，三五个妇女坐在热炕头上，拉扯着家常，火炉上的水壶滋滋冒着白气，老人盘起腿坐在炕边窗子下，跟前放一筐针线、一碗糨糊、几沓剪好的鞋样，一针一线将窑院外的日头磨得西移。针线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是不会闲下来的，老人的日月是纳出来的，纳在眼里，纳进心里，纳到远行人足底的岁月里。老人偶尔会说些连句押韵的板数，惹得年轻人笑出声来，不知不觉一个松软的春天就到来了。

踩着黄昏，走过村头，我沿着大坡向川道走去，山洼里没有一个人，太安静了。料峭的寒风吹得两旁的槐树叶子沙沙作响，带动着耳机里民谣的热情与躁动。被积雪覆盖的阳坡，曾经是放羊娃儿的天堂，那里草旺，长得嫩，如今沟壑连着沟壑，再也没有了羊，旺盛的杂草是永远也不会懂他的心思的。太冷了，而我有限的行动力，只能在大脑发出讯号延迟三秒后，把外套裹紧。

四十来分钟的路程，我上了六路车，找了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渐渐人多了，车也动了。记不清驶过了两站还是三站，上来一位背着口袋的老人。他个头不高，手里拿着一个咬了一半的锅盔，脸冻得通红，身子骨看着却十分硬朗。口袋很脏，老人的背上和腿上蹭了许多灰土。也许是太饿了，他把手里的馍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挪步往我这边走来。我赶忙伸手去扶他，示意旁边有座位。老人坐了下来，将口袋夹到两腿之间，朝我笑了笑，然后继续咬了一口馍，馍太干了，老人说话时嘴里的馍渣子飞了出来。

我朝老人的麻袋里看了一眼，里头是一杆秤、几小袋分好的花椒。我同老人拉话，闲聊起心中的疑惑。老人说他是石坡人，拿了二十来斤花椒，一大早就到招商市场来卖，花椒的品种是"狗椒"，好得很，虽说务劳艰难，也没大红袍收益多，但是味儿好，吃起来香。想着快过年了，拿出来卖，一斤四十块，在招商卖了二斤半，就再没人过问了，又到十里铺村转了转，一两都没卖出去。晒花椒都不容易哩，便宜给人又舍不得，这不，日头也快下山了，剩了这十七八斤就拿回去了，明儿再接着卖。

我问，那往常花椒熟的时候都有人专门到村里来收，湿的干的都收，你咋没卖哩？老人说，那时候价不美气，老伴儿没舍得卖完，留了这一点，想着过年了，城里人肯定要买花椒，结果却没人要。今年入冬，老伴儿去西安儿子屋里了，城里有暖气，不受苦，人家享福去了。

那你咋不去哩？我问老人。老人说他没那享福的命，去不得，热得受不了，整个人都是懵的，老是觉得头上戴了个帽子，手一摸，啥都没有，没办法，就是这下苦的命，还是屋里的铁炉子舒坦。这阵子太冷了，老伴儿不停地打电话催他，让儿子过两天就开车回来接他。

老人又指着他手里的饦饦馍说，以前只有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的时候，才能吃到这馍馍，平时谁还敢吃，都是稀茬，过去那些年，捋点花椒叶子拌到馍里，满村人都闻到了香味儿，后来花椒树都捋得光秃秃的，现在不知道是这花椒不香了，还是人吃得太挑了，连味觉也麻木了。

片刻工夫，车到水泥厂站了，老人背起口袋下了车，他咧开嘴笑着，隔着窗户不停地向我招手。我看到了他满头白发，却仍心中有花儿。

车继续往前行驶着，转过弯，路对面阳坡上的积雪，在日头的照射下，跳着光芒。天气预报说过两天还要下大雪。这正如老人说的，日子就是一睁眼一闭眼的工夫，谁也挡不住。

始终如一的守护

——访眉县文史作家杨烨琼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出生在岐山，求学在凤翔，工作在眉县，历史文化厚重的三地如鼎之三足，支撑起杨烨琼的文学大厦。在一次次的寻访与探究中，那些遗落在乡间的久远故事和积淀的文化记忆在他笔下聚集，60余篇文学作品经由《宝鸡日报》《西北信息报》《中国地名》《莲花山》等报刊发表，汇集成一部沉甸甸的散文集《乡风呓语》(201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使得文友戏称他的"地方文史通"的称谓更有分量——

耳濡目染 浸润周秦文化

周王朝发祥地的岐山县，名胜古迹甚多，文化积淀深厚。在父亲的娓娓讲述中，杨烨琼沉浸在三道岭、葫芦峪、尉迟村、干涝池、罗局镇、安乐城等地的历史故事中。这些历史典故令他痴迷，他梦想着长大后要遍访周边村庄，记录下它们的来龙去脉。

1986年，从凤翔师范学校毕业的杨烨琼，被分配到了麟游县城中学任教。三年之后又调往眉县一所中学工作，但儿时的梦想他并未放弃，工作之余，他时常会留意那些乡村故事和乡间碑石上的文字。

六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杨烨琼在眉县槐芽镇清湫庙邂逅到一通宋碑，从漫漶的字迹中，他隐隐觉察出藏匿其中的厚重文化。于是他像请教一位有故事的老人一样，多次现场辨识、查证史料，最终一篇具有考据性的随笔《敕封碑的历史故事》应运而生，并在《宝鸡日报》副刊上发表。这是他公开发表的处女作，由此受到鼓励，开始了一场艰辛而执着的文史写作之路。

寻史问碑 拾遗乡村故事

这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从此把目光聚集在了自己生活的眉县这片区域及其周边镇村遗失已久的历史文化上。在一次次的探究中，在一本本文史资料的翻阅中，在不厌其烦的访谈中，眉县随意一座山、任意一方水，历史渊源他都了然于胸。《苏轼与太白山》的满眼美好，《铁炉庵》的熊熊炉火，《梅遇在眉》的担当与执着……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流淌着的文脉与传承，滋养着他，鞭策着他。

杨烨琼坦言："站在旷野，我感觉与历史和生活的接触会更密切些，当我把一个个发现、一个个朴素的回忆变成文字的时候，也感觉到了生活的深厚、文学的神圣和文化的力量。"

从几乎无人问津的碑碣珉石上，杨烨琼写出了《敕封碑》的传奇；习以为常的农家醋的民风醇厚，在他笔下凝成散发阵阵清香的《岐山醋香》；父老乡亲丰收的期望与喜悦，让他感受到《又到关中麦黄时》；"界渠"流淌的历史，让他悟出了《孔公渠的故事》；打开儿时记忆的阀门，《杨家庄记忆》一幕幕重现……那些逸散在乡间和时光角落的牌匾、经幢、石碑、老地名或名人逸事，经他悉心寻访和严谨考据，其蕴藏的历史余温和朴实的乡音民俗，通过他的笔墨找到了栖息之所。

慎思笃行 讲述地域文史

从孩童的好奇，到理性的考究，眉县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留下杨烨琼一路走来的密实脚印。

已加入省作家协会的他，如今身兼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理事、眉县作协副主席、政协眉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员等社会职务。他积极参与县域文化工作，参编了《眉县政协文史资料精编》，也是陕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美丽眉县》编委会成员。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知名评论家柏相称杨烨琼散文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在静静地叙述那些在古籍里沉睡了好久的故事，只是在从容地挖掘那些在断壁残垣的深处被人们忽略了许多年的壁崖或沟庵，只是在那些平庸琐碎的日子里感受那些稍纵即逝的历史或情感的瞬间，但是，每一篇却都泛透着灵魂的温度与地域的诗意。可以说杨烨琼以地域文化因子和旧时光思恋为切入点的系列散文，对某些地域性的文化自信的修复或呼唤，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从弱冠之年到年过半百，杨烨琼怀揣一颗赤诚之心，坚守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以整理、挖掘地域文化为己任，自觉讲述着那些厚重的地方文化故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

平凡人的文学梦

西秦诗苑

忍冬

■吴吝

在某个季节
就得忍着
忍着风
忍着霜
忍着雪
忍着周遭的肮脏

忍着的不只是忍着
忍着的背后还有默默地绽放
白白的花瓣
是俏俏的脸庞
黄黄的花蕊
是心中的太阳

忍着，忍着
在寒风里散些儿清香
忍着，忍着
在春暖时披一身绿装

跋涉

■若水

许多个冬天过去
一个冬天即将到来
我们裸露在人间的手
已没有任何恐惧

树叶在季节里跋涉久了
会遇见树根
手在命运里辗转跋涉久了
会遇见词

词在自心到心的路上跋涉久了
经雨，经霜，经雪
会遇见与你共诉温暖的一个人

眼睛在自脸到脸的旅途中跋涉久了
会从无数的错误中
遇见一张对的脸
供我们栖息和回想
回想那些跋涉、不安和期待的日子

春天

■显晔

天青色的天被黑黄色的地染白
白色的云彩在天的尽头
奔腾出了雾一样的激流
激流左推右挡
撞击得天哭出声来
将纯洁的泪水洒给了大地

大地颤了一下
发出了绿芽
长成了绿林
绿遍了黄色的大地

大地睁开伤心的泪眼
惊愕地呼喊
原来我期待的春天
竟然是这样到来

回到山里去

■姚三中

我从山里来
我想回到山里去
山里才是适合我生活的地方

大雪封山后我来到城市
可我怀念大山里的一切
我想要回到山里去

山里多好啊
河边有水芹菜和辣子苗
坡上有野韭菜和鸡娃菜
下雨后可以拾地软采蘑菇
春天空气中弥漫着的芳香
那是香椿或核桃花的气味
秋天落了一地的核桃和松子
那不只是松鼠的最爱

山里多好啊
山里有纯净的空气和蓝天
山里有野兔和松鼠和雉鸡
山里有野花和野草和树木
山里还有我防火值班的同事

我要回到山里去
养几箱蜂摇几桶蜜
开半亩田种几样菜
养几只鸡或羊或牛
砍柴挑水割草放牧
跑步唱歌读书写字
不用面朝大海
依然春暖花开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李依涵 校对：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